第四章 隐藏诀别的心

天寒地冻的野营中，篝火温暖着双颊。树枝燃烧发出噼啪噼啪的爆裂声，两位红发和黑发的女性在此扎营。

点缀着繁星的夜空之下，围着篝火坐下的两个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地找着话题。

「你怎么还是来和我一起旅行了？」

「那又怎么样」

即使问题已经这么直白，但红发还是装着傻。像平时一样用着平淡的语气，面无表情地做着回答。

「一起旅行还要什么理由」

「我说，你可别瞒着我什么哟」

黑发女性一边说着一边半眯起眼瞄了一眼对方。

「我来到这个世界也有三个月了。即使没兴趣，也都知道了不少隐情。所以才特地跑来这种地方旅行的。」

现在两人正身处大陆北部的未开拓领域。追随着记载于五印硬币中的传说：圣女玛尔塔传承的『月之奇迹』，而在这片古代文明时期的遗迹中梭巡。

「你总是说神官们都清廉又正直，而且你还是处理禁忌的处刑人。像我这种拥有纯粹概念的人本身就是禁忌，但你居然没有见面之后就立马杀了我。而且这趟旅途之中，你明明都一视同仁地处理了许多禁忌。真奇怪啊。」

黑发向红发问着问题，一边晃了晃被晚风拂乱的头发，拿起事先收集好的枯树枝，添进篝火里。

黑发是异世界人，她直觉上古代文明时期一定有会到过去的方法，这样的想法激励着她在世界各地的未开拓领域中的发掘遗迹。而这次在大陆北部的探索，就是因为发现了军事卫星的通讯基地的痕迹，又从资料里推算出了卫星的轨道。想用自己的纯粹概念证明如今还有尚在运行的军事卫星给人看看。即使是第一身份的她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么大规模的古代遗物的所在地。

只不过，这一趟旅途本不会开始。

毕竟，红发的她是处刑人，而黑发的她是异世界人。

「即使这样，你也在陪着我一起旅行。只是让格诺姆或者卡嘉尔玛帮我其实就可以了。只不过，从你的立场出发，我这样的异世界人大概是不可以交给那两个人的吧……」

她往上偷偷看了看导师的表情。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陪着我，心里总有些不安稳」

多半是知道的。但她还是用撒着娇又带点别扭的预期对导师问出这明知故问的问题。

红发顺着她的愿望，陪一个异世界人在大陆上四处游荡，两人已经相伴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大概已经瞒不过去了吧，红发女性做出这样的判断，淡淡地开始回答。

「为了感受罪恶感」

「……嗯？说仔细点嘛。你能不能早点注意到到你那惜字如金的样子。这么高冷」

看来这点只言片语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只是，对处刑人来说，与刀剑交锋的经历甚至多过用语言交流，词不达意也是没办法吧。

或许是在思考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红发一边组织语言，一边慢慢地提起话头。

「杀人是坏事」

「是这样呢」

「但我已经杀过人了。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我大概都会继续这样下去。只要还有人在追求禁忌，我就会继续狩猎禁忌之人」

「嗯嗯」

「但是我自己，却感觉不到所谓杀人是坏事」

「虽然这么说会有点过分，但你确实就是那样的人呢」

大概是因为先加入的枯树枝上还有水分，枝条在篝火里面发生了小小的爆炸，些许火星从篝火里向四周纷飞。

「比起残忍或者冷酷，我觉得你是理性的那种呢。如果那人已经犯下死罪，你就会判断自己应该杀他。对普通人来说，一般会把杀人的选择放在最后。但你是做出杀人的决定就像是握个手一样轻松的那类人呢。」

这段分析简直是一语中的。

在第三身份中以孤儿的身份中被选中，她因为展现出了些许的导力适应性而被当做处刑人养大。

就这样普通地被培养成处刑人到大的她也知道杀人并不是什么好事。但就算这样，她在杀人的时候，心里也一点动摇都没有。自己无法感受到被自己杀死的人的痛苦。如果能用杀人让世界变得更好，那么妨碍着世界变得更好的人就应该被杀死。导师一直这样做着决断并将其贯彻。

红发女性的头脑似乎就是比起人与人之间难以传达的感情，更优先依靠合理性做出选择。对于这样的她，有人评价她天生就是处刑人。有羡慕她的同事，也有神官认为这是缺乏人性的表现而轻蔑她。

各种各样的批评和反对，羡慕和嫉妒在她的心里逐渐累积，有一个问题从中慢慢浮现。

「所谓罪恶感，是什么？」

黑发的脸上露出些许难意。

「问这种感情的问题还真是恶劣。依靠语言向别人传达别人从未感受过的感情可谓是最困难的事情。这就是有心灵感应……对了。如果是这个世界，能够和其他人进行导力链接的话，或许就可以感受到别人的心了吧」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事，红发女性的疑问只消瞬间就可以解决，只是和其他人进行导力接续完全就是痴人说梦。红发只把对方的话当做戏言，继续进行着话题。

「杀人是坏事」

「是这样呢」

「处刑人中的大部分，因为精神负担过大而精神失常。精神失常的的处刑人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如果说被罪恶感压垮就是对处刑人的惩罚，那我已经侥幸逃过了太多惩罚。」

「嗯？难道说，你难道是在意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是当然的吧？」

对方提出了意外的问题。但她理所当然地做出了回答。

「杀人，是坏事」

再一次的车轱辘话。

这无论怎么说都应该是坏事，即使自己感觉不到，即使自己无法接触到的别人的想法，她也依然坚信杀人是坏事。

自己左手所持的教典上书写的教义也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遭受惩罚」

「为什么？是出于惩恶扬善的信条吗？」

「倒也不是，我又不是那种善人。惩恶什么的更谈不上。」

一边说着话，她一边抬头看着这片夜空。

在北部的未开拓领域，晚上并不能看到闪烁的繁星。

只有数个巨大的白浊球一直都漂浮在北方的空中。

能够遮蔽天空的白浊球，不分昼夜地在空中回旋。无论什么时候都飘在空中，缓缓地划过天际。

这就是四大人灾之一【星骇】的。

眺望着无害的景色，她继续小声地说着话。

「我只是觉得，应该会有什么惩罚才对」

就她所知，处刑人这条路的尽头没有救赎。处刑人们要么曝尸荒野，要么踏上逃亡之路被同僚追杀，要么因精神崩溃被处决。

度过这种就连平平淡淡的幸福都无法获得的不可救药的人生，一定就是行『杀人』等罪恶而遭到的惩罚。

那么，于我而言，惩罚又是什么呢？

从一开始就没有想着要追求的幸福的她，如此思考着。

所谓惩罚，应该是带来强烈的痛苦，诸多不便，而后促人反省使人后悔的东西。

正是因为她手上这些数不清的人命，她最清楚什么是杀人无情。

但轮到对亲近自己的人下手的时候了。

「如果说惩罚就会让人痛苦，手刃第一次得到的友人就是我应得的惩罚」

如果说从卑鄙恶劣可耻的杀人行径连一点罪恶感的碎片都感觉不到的自己，却拥有了一位能够一同歌颂友谊畅享爱情的她。

红发祈祷着，那个足以压垮自己的最重的惩罚，就是亲自将她手刃。

希望这件事能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让自己认清自己做了多么愚蠢的事情，并且为之后悔的话，就最好不过了。

「所以说哪怕你会变成人灾，在我能感受到与你的友情之前，我都不会杀你」

黑发听到这句话，露出了十分别扭的表情。

「……那我顺带问问，你现在，会舍不得杀我吗？」

她紧紧地盯着对方。她相信对方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能在转瞬间置自己于死地。

「毫不犹豫」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安心啦」

和语言相反，完全看不出来她安心的样子。脸上反而是挂起了一言难尽的复杂表情。

「听好，你杀了人。从你刚刚说的话来看，杀人即是罪恶，应当接受惩罚」

「就是这样」

「那你就收下这这个吧」

拿到手里的是用纸卷起来的烟叶。看到红发疑惑的眼神，她得意地挺了挺胸。

「抽烟可以说是慢性自杀。摄取有害的烟尘，可谓是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说，就把抽烟当作惩罚。惩罚啊什么的就用抽烟来满足。既然犯下的罪总在不知不觉中积累，那也用这种自己察觉不到的方式对自己的体内降下惩罚不也挺好吗？」

「……唔嗯」

这样也不坏。

红发女性这样想着。吸入这种看不见的毒物，让它慢慢地侵蚀自己。自己也无法察觉是怎样的毒物在侵蚀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特点很是符合心意。

用一印的硬币点燃接过来的烟。才吐出一口，黑发就一下用手捂住鼻子，另一只手也啪嗒啪嗒地扇动了起来。

「……现在才注意到。因为我很讨厌二手烟，请你挑一个人的时候再抽」

这家伙，杀了算了吧。

红发特意含了一口烟，一下子吹到对方脸上。

「干嘛，别闹！你好讨厌啊！感觉你口水都吐我脸上了！」

「这么讨厌卷烟，怎么还随身带着」

「我不就是这个年纪嘛！」

原来这不是出于个人爱好，只是听着传闻，随大流把烟带在了包里。

还在毫不客气的抽着烟的她的身旁，黑发噘起了嘴。

「我可没想过变成人灾，我只是希望从这个世界回到日本而已……对我在这个异世界最亲爱的朋友，我有句话要提前说好。」

「什么？」

黑发一边恨恨地盯着这个像是老手一样用第一次抽的烟吞云吐雾还聊着天的人，一边说出了自己的宣言。

「你要是杀了我，我就变成恶鬼缠着你。所以做好觉悟吧！」

「这可不是什么威胁。这里和你那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里，死后还剩下精神的残骸变为亡灵这种事情，可是非常罕见的魔导现象」

红发女子还用左手的食指咚咚地敲了敲教典的封面。

「你要是变成恶鬼，也不过是残骸，我立刻就会用教典魔导将你祓除」

「烦呐！你怎么这么讨厌！」

想起了旅行的回忆。

那时她还只是一介未晋升为导师的神官，连『阳炎』这二字的称号都还没拥有的处刑人的时光。

在那个时候对持有纯粹概念【光】的她，萌生的那一股微弱却温柔而甜蜜的杀意，直到很久很久之后，她才发觉。

＊＊＊

圣地崩塌之后，已过半日。

击退袭来的魔物群、解决『龙害』、重新启动圣地的结界，把圣地恢复成白色街道并排的景色。

为了躲避接连袭击圣地的灾害而到圣地避难的人们也开始进行灾后重建的工作。在散发着柔和的光线的白色街道中，人们正在把杂乱的物品搬走，神官和修女一起进行杂物的整理或者搭建临时厨房。好在圣地不像普通的灾害现场，没有建筑物倒塌，也没有被掩埋的人需要营救。圣地就这样稳稳地逐渐回到正轨。文明的起始之地所拥有的这股不灭的生命力着实能够打动人心。

梅诺混入了即使太阳西沉也还在进行着灾后作业的人群中。

自称玛雅的少女和撒赫菈如今进行着其他的行动。随着圣地的结界逐步修复，对原罪概念的排斥也重新增强。她们两人已经无法进入圣地。梅诺独自展开行动。

尽管是千年都未曾发生的大灾害后，圣地却没因此显得破败。白亚现在似乎还没有向神官传达梅诺做了什么。也感觉不到神官们在进行搜索，或者说开始组织追击的部队。

虽然现在还没能收到茉茉的联络，但梅诺知道她在哪里做什么。现在自己的教典被夺走，自己的情报大概已经泄漏给了敌方。要是自己鲁莽地联络茉茉，恐怕第一身份就立刻能确定茉茉也和圣地崩塌有关。

说起离开圣地，立刻让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向东走。不如说，除了向东方逃跑也没有别的选择。毕竟圣地本身，就在人类生活区域的最西方。

但随着夜幕降临，梅诺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一边避开人的气息，一边圣地远离，向西前进。

越过靠近大陆最西方的圣地继续向西前进的话，就是广阔的人类还未踏足的未开拓领域了。特别是圣地的西部，仅有贫瘠二字可用于形容这里。步行三日穿过这片仅有岩石的荒芜大地之后，就会到达大陆西侧的终点的海边。

比圣地还在靠近西边的建筑物，就只有养育梅诺的修道院。

第一身份的暗部，培养处刑人的修道院。这个不能为人所知的地方，同时也是梅诺的故乡。

只要越过这个仅被圣地的导力光和星光照亮的小丘，无名的石柱间隔排列向远方的风景就在眼前展开。第一身份没有亲缘，她们的灵魂在这片墓地安息。

越过这里之后，就是连第一身份都不会踏足的地方。

梅诺顺着墓地的石碑的空隙处看过去，看到了自己正在找的人。

「……梅诺，你果然还活着」

等在那里的是梅诺最熟悉的人。

导师『阳炎』。

看到靠在石碑上抽着烟的导师，梅诺既不绝望，也不警戒，只是苦笑起来。在心里感叹，自己终究还是这个人的弟子。

导师在离开盐之大地的时候，还一并带走了灯里。尽管自己不能阻止导师杀害灯里，但梅诺通过与灯里的导力连接，可以感觉到灯里还活着。

看不到灯里。恐怕是被导师埋住，藏了起来。

「您要是回修道院就好好歇着，那真的帮大忙了」

导师才经历了几轮死都。听到梅诺遗憾她怎么没有像平时一样休息的疑问，导师把指间抽剩的烟头弹到地上。

「她还在给你提供导力对吧」

梅诺毫不犹豫地点头承认。她连隐藏这件事的余力都没有了。尽管灯里变成了人灾，但她与梅诺的导力接续没有断开。虽然阻止了纯粹概念侵蚀自己，但还剩下导力能持续地补充。与灯里的这份联系也是梅诺毫不犹豫地前往这个墓地的原因之一。

导师也猜到梅诺会顺着导力接续的连接找来，因此早早就等在了这里。

「先不说这个，最后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个我以前得到了管理权限的古代遗物。我不是教过你古代文明曾经有种东西叫卫星吗？过去有一个朋友经常摆弄这些东西，她把我的教典做成了可以远程启动遗物的终端」

「竟还有这种东西，真是压箱底的王牌。一开始就用上的话不就好了。」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只是想杀你的话，也不至于用上这种东西。」

导师最后放出的一击超出了常识。巨大的质量让人错以为是月亮的碎片，自天际高速地飞落下来。那只剩下小岛大小的盐之大地恐怕已经被这古代文明遗留下的卫星武器炸成了粉碎。导师在离开的时候指着灯里说的『掉到海里可找不到了』，完美地形容了这一击的威力。

但梅诺很清楚为什么导师要使用这种对于杀人来说完全是威力过剩的武器。

「是因为白上·白亚吧？……不知道正面接下这样的攻击之后还能不能活下来。」

「肯定没问题。纯粹概念【白】还是『主』这个称号，可都不是浪得虚名。那家伙本质和其他异世界人都一样沉溺于和平——但同时也强得过于离谱」

导师叹了口气。一边踩灭地上的烟头，一边继续组织着语言。

「你不是把『盐之剑』刺到时任·灯里身上了嘛。本来那个碎片我还有别的用处」

「什么？」

「我一直在计划着杀死【白】。先让她以为『盐之剑』已经被毁，引诱她来到盐之大地，然后再用地面里剩下的碎片杀死她。想要在这个世界把她杀死，『盐之剑』必不可少」

「……但『盐之剑』不是白亚制造出来的东西吗？真的对她有用？」

「有用。她在这千年里吸收了太多其它纯粹概念，已经失去了【白】的纯粹性。她在能使用越来越多纯粹概念的同时，最核心的【白】的魔导也在变弱。【使徒】就是盯上了这个，才会总是让异世界人的纯粹概念失控。对于现在的【白】来说，『盐之剑』应该已经可以伤害到她了」

导师继续用着平平无奇的语气对目瞪口呆的梅诺说着。

「梅诺啊，我不知道你了解了多少。但是我看到从那个老太婆奥薇尔的【白】的再生实验中出生的你，就觉得你值得利用。你是白亚为了与不知何时到来的时任·灯里进行导力连接而做的准备，因为知道你的存在，白亚轻易信任了我」

十年前的那次相遇。

梅诺垂下眉目，表情变得柔和些许。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我到底是怎么出生的？」

「你还记得奥薇尔那个老太婆吧」

梅诺沉默地颌首。

梅诺当然不会忘记。那个染指禁忌的大主教。从那样强大的魔导行使者手中取得胜利，堪称是奇迹。

「那个人，曾经可是最为正派的第一身份。或许是无法接受『主』的真身竟只是一介凡人。于是她为了创造出心中理想的『主』，而踏足了禁忌。」

「创造理想的『主』……？但当时她追求的是返老还童」

「那是在这之前的事。魔导实验的最后终于生成了一个弱小的灵魂，再结合上偷得的白亚身体的碎片，那就是你。虽然也不清楚事后再获得精神的想法行不行……总的来说，从这个白上·白亚千年前接受的实验的简化版本中诞生的，就是你了。」

梅诺没有感到十分震惊。一直以来，梅诺早已想过自己或许不是普通地从双亲的结合中诞生的人。

「在导力技术远不及古代的现在，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像你这样由人类制造而出的人。奥薇尔想让和白亚非常相像的你也吸收纯粹概念，召唤了异世界人，并让你与异世界人接触……结果就如你所知了」

全部意识都开始于那个村子的梅诺，一直以为自己是生还的村里人。是异世界人导致的人灾，把那个村子从地图上，也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

但事实完全相反。那个女孩失去控制变成人灾，恰恰是因为梅诺。

「那时你不但完全吸收了那个异世界人的纯粹概念，甚至还把她的纯粹概念全部覆盖。那时的你就是拥有这种程度的纯粹性」

梅诺人生起点的那个村庄的毁灭。无辜的村子被尽数漂白的原因就是梅诺。在幼小的梅诺身前的那个异世界人，是被卷入那个把梅诺当作魔导素材的实验的受害者。

「把你用作魔导素材，作为『主』的的替代品，但从实验结果来看并不理想。于是奥薇尔从那以后就把你放任自流。而她自己则开始研究怎样成为像【使徒】那样的不死之身。我没想到的是，她好像还想让自己成为『主』，君临这个世界」

「我的故乡，因我而毁灭呢」

「就是这样」

在葛里萨利嘉王国见到的奥薇尔，到底是怀着什么心情和梅诺提起『故乡』这个词的呢？想着这个事情，梅诺又生出了别的疑问。

「我在想，为什么我的名字会叫作『梅诺』？」

导师恐怕是在那个时候一直在奥薇尔身边探听消息，才能知道得如此详细。或许是因为大主教盗取了白亚部分的肉体，无论这是白亚直接下达的命令，还是导师擅自作出的判断。总之梅诺和导师因为那个事件相遇了。

「啊。这种事谁知道呢」

导师的声音里面没有一丝感情。

「我只是为了杀死你而把你养大。即使是作为生物已经接近完美的【白】，在想要把精神寄宿于不完美的你的身体的时候也会露出破绽。我发现可以引诱你去到盐之地的时候就决定下来了，在【白】凭依到你身上的那个瞬间把你杀死。我为了这个目标，陪你玩无聊的时间回归。从和你见面、那个老太婆奥薇尔把你交给我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计划着用尽你的全部价值」

十足长远的计划。花费了十年——甚至更多。如果算上和灯里一起进行回归的时间，导师等待计划实现的时间就更长了。

导师付出了半生，只为完成这个杀死【白】的计划。

「拜你侥幸残活所赐，计划已经满盘皆输了」

「那被导师顺利带走的灯里，现在怎么样了？」

「大概已经死了吧。我又没有什么理由要救她。更何况她现在还是人灾」

这样就好。

虽然没有出声，但导师大概猜到了梅诺的想法，邹起了眉头。

「没有『盐之剑』的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办法杀死【白】。至少对我来说已经不可能了。就算眼下我们的行踪还没传开，白亚很快就可以用教典把消息散布出去。我们都会变成流亡之身。」

两人在墓地中相向而立。

「这样好吗？」

「这样就好」

为了帮助灯里甚至让圣地陷入一段消失状态的梅诺自然不用想，导师也用短尖攻击了白亚，想必第一身份在不久之后就会对两人展开追捕。

两人现在立场一致，又是师徒。即使被当作为共犯也是意料之中。

在事情变成那样之前，两个人都拔出了短剑。

导师把短剑横在身前，梅诺也拔剑出鞘。师徒二人用着完全无法与平时相比的速度移动起来。她们就连导力强化的余力都已经没有。教典也成了累赘。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发动魔导。

「你不用我继续帮你吗？」

「只要在这里杀了你，白亚就失去了可以和时任·灯里进行导力接续的魔导素材」

导师给出了合理且没有回转余地的满分回答。

「虽说【白】也有时间再准备一个『梅诺』。但考虑到时任·灯里那个老好人性格，失去了你这个友人的话，说不定就不会再和其他人进行导力接续了。既然她还能让时间回归，就没有放过你的道理」

这么一听，相比起当处刑人，似乎用短剑刺穿自己的喉咙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更大一样。

但遗憾的是，梅诺可不会为了世界和平自杀。

即使目的一致立场相同，这对师徒也无法走在一起。

「梅诺，我啊。杀死了挚友。却也不曾感到罪恶和后悔」

「……」

「但你，却无法杀死时任·灯里」

「那是因为……」

「无法凭自己的意志而取走的那些性命，会让你后悔一生吧。你和我不同，你就是那种会因罪恶感自责的人吧？真是愚蠢」

正如导师所说。

导师是在责备自己的天真吗？梅诺的睫毛微微颤动，但她还是盯着导师。

「你自己所选择的这份不同，将伴你终生，直到某个时候变成惩罚置你于死地——然后就此结束」

使用【导枝】临时制成的右腿假肢，嗒嗒地敲击着地面。

「经历惩罚而活下来的你，就是清廉、正直又强大的恶人」

导师打得自己浑身是伤、杀意也是货真价实。现在还得以知道她从十年前见面开始就只想着利用自己。脑海中本应该是对背叛的愤怒、失望以及憎恨。

然而，啊，真是可恶。

梅诺让喉咙震动起来。

单单是听到导师的认可，梅诺就已经喜不自禁。

「停手吧……是您养我长大」

「这就是我要的啊」

原来如此，就是这样。

梅诺微微咧开嘴角。导师也大笑起来。

师徒一场的终点就在这里。

梅诺已经精疲力竭。像现在这样条件恶劣的战斗她多半也是第一次面对。就连举起的短剑都无法持稳，剑刃也是止不住地晃动。

说到力量所剩无几的情况，导师也和梅诺没差多少。失去了与她长年作为搭档进行配合的教典。已经不能像盐之地那样使用导力。更何况，失去了一条腿的辅助就够导师喝一壶。导师的身体平衡已经难以维持，腿部的创口也一直在持续地失血。

出于奇妙的偶然，状态都处于最低点的两个人，在战斗力上也达成了平衡。

星光之中，一场决斗在一片寂静中开始了。

没有复杂的招式。

也没有语言的交锋，感情的碰撞。

教典魔导、短剑纹章、导力迷彩，就连导力强化也没有，单纯依靠身体的力量战斗。在来到这里之前，他们已经用尽了所有底牌。现在，她们用着自己成为第一身份的处刑人以来，最弱的状态激战。

正因为确信这就是最后的战斗，两人赌上生命。

繁星闪烁的世界中，剑戟交错。

尽管胜利还是未知数，梅诺却没有一丝恐惧。

神奇的是，与导师交手的次数越来越多，梅诺对导师的理解也越来越深。

导师的内在称不上是恶，但也不是什么善人。只能说是中庸。导师的人生的追求合理且残酷。和导师比起来，自己的人生就像走在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一样。

是导师的剑刃改变了自己这种不坚定也不坦诚，只知道迷茫中蜿蜒前行的人生。

冰冷的剑刃和杀意。

不知为何，梅诺觉得自己与导师，两个只知如何挥剑的人之间却有着莫名的连系。

这是和灯里的导力连接完全不同的相互理解。这是会在战斗，在剑刃的交错中存在的不可思议的信赖感。这其中没有相溶的快感，更说不上安心、温暖和温柔。

即使如此，每当梅诺与导师战斗，梅诺都得到了成长。

现在也是如此。

只不过是剑刃的交错，为什么会像这样互相了解呢？

来吧，又一次。

二人的生存之道在这一个瞬间互相交错。

梅诺顺势送出的刺击，穿过了导师的胸膛。

既不是幻影也不是替身，刺穿肉身的感觉自手中传来。

梅诺心底在颤抖，简直和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一样。

导师竭尽最后的力量挥动武器。但这把接近梅诺脖颈的短剑被梅诺轻易夺走。

替代着右腿支撑身体的【导枝】也消失了。大量出血，摇摇欲坠。导师已经无力进行攻击。浑身只剩死前的脆弱。

导师跪倒在地，额头靠在梅诺胸前。梅诺用身体撑住了导师，但双手还是垂在身边。濒死的导师就在身前，但这双手什么都做不了。

梅诺呆呆地站着，生命的温暖从她的脚边向四周蔓延。鲜血从右腿的创口和被梅诺刺穿的伤口中汩汩地流出，渐渐聚成一片血泊。

「啊……原来，是这样………」

即使感受到死亡正在逼近，她的口中也没有吐露丝毫恐惧。在这弥留之际，导师的声音也只是听起来有点走样而已。

就像她没因杀死友人而被罪恶感囚禁一样，即使被自己的后继、弟子杀死，她的心里也没有任何一丝绝望。

阳炎对悄然而至的死亡视而不见，死亡的恐惧不能动摇阳炎分毫。哪怕是死亡，也无力对导师降下惩罚。

「听好……『阳炎的后继』……」

导师『阳炎』对名为梅诺的『阳炎的后继』托付。

「下次，就是……由你，来做……」

她把残存的生命用于向成为敌人的梅诺托付任务。就像她不会因他人生命消逝而痛苦一样，她对自己的生命的消逝也不抱有恐惧。因为她早在战斗前，就考虑了自己失败的情况，认真且坦诚地回答了梅诺的问题。

她知道与自己不同的下一个『阳炎』会在此诞生。正因如此，即使是面对死亡，即使是是罪有应得，这些事情也没能让『阳炎』痛苦。

所托之物，并非希望——

「去杀死……『主』」

而是诅咒。

这诅咒不是魔导，也不能用导力解开，这是钉入人心的楔子。她用自己的生命，为梅诺标记了去路。

在小时候，在梅诺宣称自己要成为处刑人的时候，她曾让梅诺放弃。

如此说来，为什么那个时候，她还要撇下梅诺呢？

从结果来看，梅诺终究是成为了处刑人，但如果那个时候梅诺选择了普通的路，导师又将如何打算？

只是利用而已。榨干每一滴价值。导师说的不是谎话，直到现在，各种事情都顺着导师的想法发生。

就算这样，导师也给梅诺留下了选择的余地。

一度把梅诺撇下的导师，鼓励了梅诺。

「你的……救赎之道，或许，就在其中…………」

既然你的人生，还在延续。

导师突然抬起手。不知道还想做什么。但手只在梅诺肩头稍低一些的位置摇晃

导师看着自己空荡的掌心，眯起眼睛。

导师张开的口中流动的是弥留的气息。

「啊，是啊……唔哈……不可能，总是顺意」

迈向死亡的细小呼吸声，传到梅诺耳边。

导师无力的指尖勾在梅诺系在神官服胸口的带扣上。但带扣随着啪乒一声松开了。这块标志着第一身份的金属扣，带着白色的丝带掉下，在地面上跳动。

梅诺无动于衷地看着带扣跳动，忽而明白了导师抬手的高度的意思。

梅诺踏上旅途的时候的个子，正好和现在系在胸前带扣差不多高。

梅诺突然感到胸口一紧。本无动于衷的双手，终于动了起来。双手中注入力量，像孩子一样紧紧地抱着导师，支撑起导师的身体。

「那，梅诺……回见……」

这就是最后了。

梅诺再也听不到导师的心跳。

导师死了。

导师从未让梅诺见过自己这么虚弱的样子。

直到最后天道也没能对这样的灵魂降下惩罚。

传说中的处刑人，导师『阳炎』的生涯就此落幕。

尘埃落定的墓地中，梅诺把短剑刺入地面。

不是自己的那把，而是曾经由导师使用的那把。

踩在刺进地面的短剑的剑柄上，稍微缓口气，把仅恢复了少许的导力输送进短剑中。

『导力：接续——短剑·纹章——发动【导枝】』

顺利发动的纹章魔导【导枝】自短剑开始延伸，沿着地面搜索。虽然是初次发动的纹章魔导，但梅诺凭借自己的导力技术顺利控制住了导枝，只需要进一步适应操作即可。

导枝很快就找到了梅诺要找的东西。

时任·灯里。

和猜测一样被埋在了地下。导师大概也是使用导枝把灯里埋在了石碑下方。梅诺向上拉动包裹住灯里的导枝，把灯里从土里挖了出来

应该是时间静止的原因，被埋进地里的灯里身上没有沾到任何污渍。只用轻轻抚过，灰尘就轻易地从灯里身上滑落。因灯里数不清的拥抱而渐渐变得无比熟悉的那份温暖和柔软，都已经荡然无存。如今从手中传来的触感只剩冰冷和僵硬。

现在，刺在灯里胸口的盐之刃锁把灯里锁在时间做成的灵柩中。

如果是不知情的人看到定定地睁着眼睛的灯里，只会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具尸体。灯里全身让人感觉不到一点生机。

但梅诺能感受到那一点生机。

灯里的身体藏着只有与灯里灵魂相通的梅诺才能感觉到的生命的鼓动。。

灯里还活着。

梅诺摸上还保持蜷缩成一团的灯里的脸。现在就算利用导力连接把记忆传送给灯里，也只会被另一边的纯粹概念吞噬。

之前埋着灯里的坑还留在地上。

梅诺把导师的遗体放到原本埋着灯里的坑里。

然后开始填平土坑。

梅诺用了比想象中长不少的时间才重新填满足以埋进一人深度的土坑。专心于埋葬导师的同时，梅诺的思绪还在矗立在远处的让人怀念的修道院中穿梭。

中庭、教室、大家的寝室还有训练场。从今以后，无法再见的一切都一一浮现于脑海。

修道院里一片寂静。大量人员都前往圣地进行灾后重建的工作。但此时这里就连看门的人都没留下一个，多半是导师提前下达了什么命令。既然背叛的事情还没传开，导师身为修道院的管理者，应该有这种程度调动人员的权力。

开始逃亡生活之后需要防备的就不止是处刑人，还有第一身份中的异端审问官。这些异端审问官，说不定就是培养起来，在万一的时候用于杀死梅诺的处刑人。

「我这真是，唉」

发觉自己也沉浸于伤感中，梅诺微微苦笑着自嘲了一下。

本来知道了自己的出身，本以为自己是没有故乡的浮萍。

但并不是这样。

远处的那座修道院，就是梅诺的故乡。

埋葬完导师的遗体，梅诺在指尖把玩着一根卷烟。那是从导师的身上取下短剑的剑鞘的时候注意到的。这根烟就像护身符一样被好好保存着。

而且这根烟和导师抽的是同一种烟。

正好一人，梅诺用嘴试着抿了抿这根烟。

嘴唇与烟纸接触，传来奇怪的感觉。

梅诺取出一印的硬币放在指尖。

『导力：接续——一印硬币·纹章——发动【点火】』

硬币的中心呼地冒出小拇指尖大小的火苗。梅诺感受着只能把热量传到唇边的小小火苗，把它靠近嘴边的烟。但烟却只是被火苗烤焦，怎么都没被火苗点着。

为什么没能顺利点着？梅诺皱着眉毛不断尝试，偶然间在一次吸气的时机把烟点着了。

看来不控制好呼吸的话是点不着烟的。梅诺一边感叹着又学到了新东西，一边试着吸了一口。

「……！？」

烟气涌进喉头的时候梅诺就开始后悔了。

烟气像是钢针一样刺向梅诺健康而柔软的喉咙。意料之外的刺激把梅诺呛得喘不过气。咳咳咔咔地干咳起来。

「……难受」

这什么东西。这东西有什么好，怎么会有人抽这种东西？难闻，难受，还对身体不好。对于要入口的东西来说，烟草完美地把三个最差劲的要点聚集于一身，更何况抽出来的烟更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还要再吸一口吗？还不及把烟从嘴边拿开，梅诺的心里就已经堆满了对这个东西的厌恶。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好处倒也有一个。

这东西可以湿润眼眶，催人泪下。

想要一个人哭一哭的能用得上。梅诺一个人在静静的夜空下，硬是让自己抽着这根抽不惯的烟。

与烟灰一同落下的还有泪水。

落到地上的，不知道是哪一边更多。

烟火也慢慢燃烧到了嘴边也能感到热量的程度。梅诺掂着烟头，把带着火的那端按到摊开的教典上。焦黑随着书页迅速蔓延，最终燃起一丝火苗。

梅诺把点着的教典放到眼前的墓碑上。小小的火苗，却能照亮脸庞温暖双颊。教典燃烧得只剩下金属部分，其余都化为灰烬。这些等间隔地排列开来的相同的石碑中的一块，因为被教典燃烧的热量影响而变化了些许颜色。

这块墓碑之下，埋葬着导师。

然后梅诺抬头看向夜空。

这片天空下，虽然和导师没有导力连接，但梅诺相信导师依然活着。那个养大自己的传说，一定在某处与世界同在。

今后梅诺只能独自背负自己的罪恶前行了。

「导师……」

梅诺还在踌躇是否要道别，就仿佛已经看到导师别扭的表情。

要是真的说出饱含感情的道别，导师一定是十足的嫌弃。又注意到导师在自己心里留下的痕迹，梅诺不禁笑了出来。

就算会被嫌弃，这次也要说出来。

「再见」

包含着梅诺的全部的这句话，回响在夜空中，浸染在石碑上。

道别就此结束。还有许多事情必须趁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完成。

因为还有一个人。

梅诺还必须要去向自己最重要的可爱后辈道别。

茉茉被关在大圣堂的一个房间里。

把茉茉关起来的人是芙兹雅德。不知道是产生了什么误解，芙兹雅德似乎一心只以为茉茉是看到『龙害』之后出于一时慌乱才会攻击她。芙兹雅德为了让茉茉冷静下来，把茉茉关到了再现的大圣堂里。

虽说大圣堂里关押着人，但却连一个看守都没有。茉茉就这样被一个人留在了这个没有出入口的建筑物里。

芙兹雅德怎么想不到茉茉也是『龙害』的罪魁祸首之一。因为芙兹雅德认为这次『龙害』终究是因导力列车而引起而产生的灾害，丝毫没考虑过这次灾害有人为因素。

被关在大圣堂中的茉茉正一个人闷闷不乐。

意外败于芙兹雅德固然让人气愤，但如今完全无法得知梅诺的状况比这更糟。

大圣堂中能够发动长距离转移的古代遗物『龙门』已经损坏了。尽管剩下的残骸还可以发动用于出入大圣堂的短距离转移，但看到即使修复也不可能再次发动超长距离传送的『龙门』，芙兹雅德整个人都失去了血色。

与芙兹雅德一同失去血色的还有茉茉，只不过她担心的是梅诺的安危。

难道说，这是转移之前留下的残骸吗？若是这样的话，在那种远方，梅诺就怎样都回不来了。看着已经损坏的『龙门』，梅诺现在到底在哪里的担忧一直在茉茉脑海中盘旋。就在这个时候，茉茉的视线前亮起了导力光。

升起的光门是『龙门』启动转移的前兆。做好等芙兹雅德一出现就狠狠瞪着她的准备之后，茉茉看到龙门里出现的身影，脸上的阴霾便一扫而空。

「前辈！」

茉茉发出雀跃的欢呼。

看到牵挂着的前辈现身的瞬间，茉茉向梅诺送去的表情和前一个瞬间简直判若两人。

「前辈没事真是太好了！但前辈是怎么进来的—？」

「应该是接触到了【时】的纯粹概念的原因，可以稍微理解一点短距离转移的『龙门』的魔导构成了。」

「原来如此啊！那导师她，现在怎么样了—？」

「导师已经死了」

「诶」

茉茉一时语塞。梅诺认真地看着茉茉的脸，再一次用无可置疑的语气清晰地说出。

「由我杀死」

无形的冲击撞击着茉茉的内心。

不管是导师的死，还是得知是梅诺杀死的导师，都对茉茉的内心造成了意外得巨大的冲击。随着短暂的沉默，在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之后，茉茉吐出一口哽在胸口的呼吸。

「原来，是这样」

茉茉露出了决然的表情。

「但是，茉茉还是要和前辈一起」

如果说梅诺是为了灯里而从第一身份出走，那茉茉就是为了陪伴梅诺。

毫不犹豫地背叛第一身份。就像曾经茉茉为了梅诺而成为神官辅佐一样。

但是梅诺沉默着摇了摇头。

「不行哟。我有两件事要拜托茉茉」

「有事要拜托茉茉……？」

带着些许疑惑重复了一遍梅诺的话之后，有一股直觉穿过茉茉的脑海。

茉茉突然扭头看向周围。四周没有灯里的身影。虽然十分艰难，但梅诺还是为了能帮助灯里而行动着。既然现在梅诺战胜了导师，现在那个讨人厌的少女应该就在梅诺身边才对。

那个灯里，却不在这里。

看到相互矛盾的现状，茉茉突然领悟到梅诺的请求是什么。

「不·要」

拒绝。

茉茉立刻就摇起了头。打算在梅诺说出口之前就抢先拒绝。

茉茉听不得梅诺的请求。既然听不得，就让自己不要听到。

「我明白的。只是足以托付这样的事情的人，除了茉茉就没有别人了」

「不，我不要……！」

茉茉拼命地摇着头。茉茉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梅诺产生了害怕。茉茉就像小孩子一样拒绝了梅诺。

然而，梅诺却迈进一步，拉近了距离。

「茉茉」

听到前辈温柔地叫出自己的名字。

茉茉浑身打出个激灵。正因为清楚接下来前辈要说什么，正因为明白自己无处可逃，泪水在眼眶中不住地打转。

「求你了」

话语逼迫而来。

不恐怖，不强硬，更不冰冷。只是一句温柔的请求。

然而，却没有比这更残酷、更恶劣的话。是无可辩解的卑鄙。

前辈偏偏想着要把时任·灯里的，托付给自己。

就是知道茉茉无法拒绝，才交给茉茉。

「我现在只能依靠茉茉了」

梅诺正需要着自己。

茉茉就是在这一点上完全没办法拒绝梅诺。

「前辈……」

「嗯」

「前辈，真残忍」

「对不起」

「……再多点道歉才行」

「真的，对不起」

「…………茉茉要的是全心全意的道歉」

茉茉抱紧了梅诺。把自己孩子一样赌气的脸埋进梅诺怀里。

梅诺温柔地摸过茉茉的头发，让它从指间划过。

「是前辈不好，对不起」

「确实。……下一句要夸茉茉」

「这可不难。茉茉是我最棒的后辈」

「……只有这句吗？」

「怎么会。茉茉是我可爱的后辈、强大的辅佐官、最值得信赖了。一直以来，太感谢你了。」

「…………没有了吗？」

「最喜欢你了，茉茉」

好。

茉茉抬起头。

凭这些话，茉茉就愿意接下梅诺残忍的请求。果然梅诺的笑容让自己变成了没有底线好搞定的人。茉茉也注意到以自己已经失去了底线。

毕竟，没办法嘛。

为梅诺漂亮的头发扎上黑丝带的时候，自己就已经对着她第一次露出的笑容立下誓言。

茉茉，是为了梅诺而活。

所以只要是为了梅诺，茉茉什么事都会做。

虽然还没能笑得出来，但茉茉还是问起梅诺接下来的计划。

「那前辈，接下来要做什么？」

「没办法细说」

共享情报可能会产生危险。因此，关于有谁同行、以及逃亡的方向，梅诺都没有告诉茉茉。

但是梅诺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目的。

「我要杀死『主』。为此我要积累各种准备。」

「那要交给我的事情还有一个，是什么？茉茉最喜欢前辈了，所以不管是前辈的什——么请求，茉茉都会都会听的」

「哎呀，谢谢茉茉。茉茉果然是我最好的后辈」

一边笑着一边让梅诺摸自己的头，茉茉带着赌气的样子享受着梅诺的抚摸。

两个人都想起了小时候在修道院度过的日子，和相互之间的缘分。

「那么，另一个要拜托茉茉的事情就是——」

她为了杀死她的旅途，还不是结束的时候。

现在，终于再一次启程。

这条导师『阳炎』认为不可能而放弃了的绝路的尽头上，梅诺迈步向前。